

# 开车走中国

一个现代行者的精神漫游

刘以林 著

中  
国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I2674

# 开车走

108337

一个现代行者的精神漫游

刘以林 著

中  
国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开车走中国：一个现代行者的精神漫游 / 刘以林著

北京：中国工人出版社，2000.9

ISBN 7-5008-2451-3

I. 开… II. 刘… III. 散文 – 作品集 – 中国 – 当代 IV. 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48365 号

出版发行：中国工人出版社（北京鼓楼外大街）

印刷：北京瑞兴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版次：2001 年 1 月第 1 版

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数：270 千字

印张：14.625

印数：1—15000 册

定价：28.00 元



## 自序：独立人格的奢望

人生一场，定有胜境，胜境之一，便是遨游天下，此是人生极致状态之一，几乎等同于任何人间富贵。

决心远行不一定要有强有力地自负精神，仅仅需要三种最基本的东西：精力、时间和金钱。但人生的这三个东西确实难以相遇：少年时有时间，有精力，没有钱；青年时有钱，有精力，没有时间；老年时钱和时间全有了，精力却没了。决心远行，就得拥有精力，创造金钱，“掠夺”时间，一个人只要“拥有”、“创造”和“掠夺”，上路远行就是一路绿灯。

我自己奉行旅行令是在去年，我的计划是让自己最纯粹的力量集中起来，用两年时间，第一年开车走遍中国，第二年是世界；一年过去，前一半完成了。现在，把我日记中出行的这一小部分整理出来，连同照片编印成册，仅仅是一个自然性的证明而已。我的一年远行不配助手，“一意孤行”，不要宣传，不要赞助，这种选择使我愉

快。一年时间是短的，但对一个现实的人是可能的；独行是孤单的，但自由是完美的；随心而行的远游是飘忽的，但它的境界是出世的；不要宣传是寂寞的，但不受干扰的心灵是宁静的；至于不要赞助，这不仅仅是主动的不需，而是自觉的不必：中国“文化人”几千年人格不能充分独立，很大原因就是经济上不能独立，我们既然向往独立人格与自由人格，就应有能力自己赞助自己。

当然，无马时代，我们都是汽车的骑手。早前我在北京市区开了一段时间的车，觉得自己开得不错了；后来我跑了内蒙、山西、辽宁、安徽等长途回来，又觉得自己“这才会开车了”；但现在全国远行回来，我才感到自己真正入门了——现在路上跑的车，95%的司机都能开、会开、开得不错，但并没有进入驾驶境界。但愿我的出行不要误导大家。我的两位太原朋友出行前问我有何说法，我说环国旅行安全归来需要人生最高级的智慧，但他们的车行到福建北部山区还是冲下悬崖，出了车祸。我为此不安。任何驾车出行者，不仅要知道江湖险恶，更要真知道车祸猛如虎。

在我这样万事缠身的年龄，用一年时间脱离世俗生活常态去遨游天下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但干也就干了，它让我无限兴奋，人要做自己的王，要的只是决心而已。又，一个人出行，走之前连自己也担心孤独，带了多种CD、磁带、图书，但一上路，大地的瑰丽便轰然而至，你平时开会出差时这种轰响是不会出现的。一个人绝无孤独，当我在丰富的寂静中行走时只想走之又走，完全理解了徐霞客为何用整整一生走个不



停。

最后，谢谢汽车像战车载着士兵似的使我经历虚拟的圣战。

出行是好的。一个匹夫的行为可以不朽。心亮者请出行。

2000年8月21日 北京



**刘以林** 男，安徽凤阳人。

1955年生。读中小学、大学、研究生、种地、教学、撰稿、经商、为官等。著有：小说集《一个人的极限》，诗集《自己的王》、《心的疯狂》，《大狼之美》等。现居北京。

整体策划 牛志强  
责任编辑 牛志强  
装帧设计 吴洪亮

阿克苏

和田



13446/05

# 目 录

- |     |            |  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|
| 1   | <b>自 序</b> | <b>独立人格的奢望</b>  |
| 1   | <b>第一线</b> | <b>小瞧霞客</b><br>北京—天津—河北—山东—江苏—安徽—上海—浙江—福建—广东—海南—广西—云南—重庆—四川—陕西—河南—河北—北京 |
| 216 | <b>第二线</b> | <b>我也西游</b><br>北京—河北—内蒙—宁夏—甘肃—新疆—甘肃—青海—甘肃—宁夏—甘肃—山西—河北—北京                |
| 330 | <b>第三线</b> | <b>纵横东北</b><br>北京—河北—辽宁—吉林—黑龙江—吉林—辽宁—河北—北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388 | <b>第四线</b> | <b>飞车雪域</b><br>北京—四川—西藏—青海—北京   |
| 429 | <b>第五线</b> | <b>折翅中原</b><br>北京—河北—河南…湖北…湖南…广西…江西…福建…安徽…河南—河北—北京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1999年4月11日

北京阴、雨，天津大雨

### 出行，心中最亮的王！

策划已久、令我兴奋的“一人一车把中国自由地跑个遍”的计划，今日终成现实，咱真的要走了，这如同水浒好汉的一个招数一样，托地一跳，走了！天未明即起，在屋中好一番兴奋乱走，看天云四合，夜尽，云愈密，阳光遁迹，心想，主意已定了，下雨又能奈何？走只管走。

上午将各种物品搬上车，之后去买食品杂物，N同行，无非说些不走之类的话。此次走，家人、亲友、同事、同学，没人赞成我一人一车走的，都说至少带一个人，关山万重，江湖险恶，路上出事怎么办？车坏在半道上怎么办？遇见歹人怎么办？有了病怎么办？问题多了；而且，为什么去冒这个险呢？总之，行不得。但一个人要干什么，你就干，自己活在对自己的绝对操纵之间，自己向自己意



志指定的方向大踏步前进，自己个体的小舟才会萌动生命之王，否则你啥也弄不成。

看 N 的意思，我怎么也会再等几天，但我已经决定不等了，就今天走。本来走的时间是 3 月份，但一拖再拖，无限的事弄得走不成，后来明确 4 月 5 日走，又是件件事压下来，件件像凭空迸出的巨石堵在面前，总是走不成。今日是非走不可，不弄个“托地一跳”，成不了。天下的许多事情就是一跺脚的事情。

午后，我对 N 说，你老公我刘某要走了。N 说呸。我提了箱子，说这一刻我就蹿下楼去，开车一溜烟的干活。N 哪里肯信此话当真？说你真“胆肥了”？我不语，只管下楼，上车，启动，回头看看楼上，N 这厮影儿也没有。我开车出大门，停一会儿，这时看见 N 开着车追来了，我挥挥手让她跟着我，便前行，反光镜里看见 N 咧着嘴在笑。车到新兴立交桥，忽然想到一包药品没拿，立即靠边。N 说，还不赶快蹿，停什么？我说，给你个立功的机会，回去把我的药品取来。

N 返回来，已是下午 2 时半了，N 拟送到分钟寺高速路口，但车多，又雨，便在西三环边停住，拍照留记，我在驾驶室中以双指伸出“V”，以示我必然安全归来。之后，N 与冬妮在路边，我入车流中，远行开始。

上分钟寺桥，入京津塘高速路，大雨骤至，哗然若降天瀑。降时速 80 公里，放音乐《平安曲》，这是前些时购于云居寺的，此前听过，极宁静和美，为人生与人间平安

气象，今为祝福自己，专意于启程上高速路时播之。但于此孤身远行已成事实之际，大雨拍地，四围茫然，听此乐声，心中忽有悲怆与悲壮之感。

生当此时，为何“冒险”而有此行？

一者，西方什么写家说过一句话，我等同时代的东方人常引用的，说，人的一生，唯精力、时间和金钱三种玩艺，少年时有精力、有时间，但没有钱；青年时有精力、有钱，但没有时间；老年时时间和金钱都有了，但没有精力。咱要用一种力量使人生不可相遇的三物相遇。二者，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认“搜奇览胜、遨游天下”是人生极端胜境之一，只可望而不可及而已。别说我等百姓，毛泽东纵横天下，夺得江山，晚年一大愿望就是骑马重走一趟黄河，他在北京西山驯了马，但众多的世间事物使他没有走成，现在一个普通的文化人要沉默地成行了。三者，这是折断当下个人生活的唯一方式，乾坤浮动，我在这浮动中读书、坐机关、办公司、社会交往，我的身心就浮在这一切上面，现在我要利刃相向，一刀斩断，嗖地跳出圈外，一人一车，用速度、孤单和大自然的万里风光将自己洗一遍，这里的距离空间、时间空间和心灵空间将会一定像我期望的那样十分不同，我将双脚微离尘土，身心轻轻触到蓝色的、亘古虚无而永恒的无尘天空，我愿世俗人生顶部存在的“修行”与我相遇。

当然不能说出现实实用的目的，不搞什么万里行，不考察什么项目，不要汽车厂家或类似的任何赞助，不要电

视报纸及一切媒介宣传，就像登山、蹦极、玩滑翔伞一样，目的在它们本身，它的其他意义都是引申意义。今夕何夕？我的行动是当代人的一声发问，是个人的，也是大众生活的一种自然方式，不管他人是否已经行动。

我知道此次远行将与日常生活平行，需要人生顶级智慧才能安全归来。

东行，大雨不停。N 电话：“我看不见你消失在车流之中……”她挂断了。

北京到天津的高速路还行，下了高速，路线就找不到



了。我想从外环线到 15 号桥，此处可南行山东，但怎么也找不到，烟雨笼罩，方向感有些迷，看了一下指南针，但还是不顺，远远见一人在路边张望，过去问路，他露出难以捉摸的神色，并不告诉如何走，而说：“我是领路的，画图也行，给钱！”原来这怪物“无钱不助人”，可恶！我给他弄一声小冷笑，轰然一声开车就走。到十字路口，道路泥泞不堪，大卡车堵成长龙，钻来钻去钻到前面，几个警察敲窗子，以天津话问“你到哪哈？”观此几人神色未善，拒载之。前行，转来转去，路标不明，一个多小时，天黑了，路总是错，停路边，黑色中见一骑三轮车的女子，问天津何在？她遥指远处黑色雨中，说我走反了。返回，在泥水中前进，路真差。又走几十分钟，见天津灯火，驱灯火密处，见“环宇大饭店”霓虹灯，仰视之，有些小壮观，进院子，有几个小老头竖在那，看车的，有些绿林中小喽啰模样，睹之让人开心，下车问话，一迭声告知过夜停车费 6 元。办手续入住，140 元，4 楼，上电梯，电梯无信号，用猛力鼓捣，动了，如滚雷一般响，胆小的差不多要吓死；开门，门不灵，女服务员飞起右脚，哐地就踢开了，真是豪壮。室中有两张床，台灯、壁灯全部不亮，灰、昏、暗，电视小而陋，扭扭拧拧，屏幕上麻点点现出人来，看了让人闹心。

去吃饭，34 元，一盆面，硕硕然，够三世同堂 10 人食用。

困，早早睡了。有人咣咣敲门，干啥？找人；找谁？找他二叔。这里哪有他二叔，咱又不是他二叔。

4月12日

## 天津阴，河北黄骅雨，山东淄博多云

今日取道天津、黄骅、盐山、庆云、无棣、滨州、博兴、桓台、淄博，预计行程400公里，实际多走100多公里的“冤路”。

天津如同“围城”一般难以走出来，外环路又乱又脏，根本无法找到津淄公路。我出宾馆后就一路打听，问得明白了，自以为得计，但呜呜地往前开，结果看见了“津京高速”字样，走过了！心里那个恼火！人有时真发现自己愚蠢时，是无法不自我痛骂的。萨特说“我总是对自己的过去保持一段有礼貌的距离”，真是胡扯淡，我一路骂着“我这个笨蛋”，往回开。行20公里许，看见路标“前面300米津淄公路”，可前行300米，并无路，修路把路全挖了，问一个修路工，他用力地、长长地伸头看来，只问有烟没有，并不指路，有侵进意味，我指车上公安标



志给他看，这小子“哦嗬”一声退开去。

终于找到津淄公路了，有出重围之感，真高兴！

天下起雨来，不好走，路上岔路多多，到小王庄往黄骅市，道失路标，问黄骅市如何行走？误读“骅”为 yè，遭路边小卖部一小女子微微一笑，指我谬处，指我走法，一小谢。运气不佳，看路标行进，雨中行 30 公里许，又不对了，又绕回来。冤！

南行。到山东庆云，见公路站收费处两块牌子：“给钱不给票视同贪污”，“给钱不要票视同行贿”，颇觉奇。此处走车，不留神就弄出个行贿行为。

从庆云至无棣，快到时，大路突然没有了，前面大土堆一个高耸，许多车在那儿转来转去，此种突然断路法，竟不设一个标记，真是奇怪。问一个路边人，他又是“带路的”，银子的要一些，不要买路钱，要带路钱，劫道强人的不是，属半小贼者流。我向着他站的方向呵了一口气。

一路往回走，心情不畅，问一骑摩托警察，这厮让我转回庆云，我想这是不对的，我出发前查了各种版本的地图，去无棣唯此路而无他选，于是停路边，看挂“鲁”牌的车如何行走，之后选一“鲁车”，跟山东人走。结果小路泥泞，穿行于庄稼地中，有人在路上放水泵，我的车底盘低，咣当咣当磕了好几次，心里发毛，磕声愈大而心里的毛愈长。

泥泞中马军来电话，谈一个早就该谈的小谈判，觉得